

文化 | 专栏

★王国华专栏 野史新说

兵荒马乱寡妇多

五代十国时直至宋初,很多军阀政客甚至皇帝、霸主之类的都愿意娶寡妇为妻。这可能跟当时的环境有关,唐亡宋兴期间一百三十年,胡人汉人混战,相互影响,民风不似后来萎靡矫情。其次,战乱造成很多男人丧生,女人留下来总得找个出路,大家都改嫁,都娶寡妇,那就谁也别笑话谁了。比如赵匡胤娶了后蜀皇帝孟昶的妻子小花蕊夫人,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娶了柴荣的妻子小符皇后。而其中最著名的,则是郭威。

郭威先后有过四个老婆,一后三妃,皆为寡妇。首任妻子,亦即后来的圣穆皇后柴氏,本是后唐庄宗李存勖的嫔妃。庄宗死后,被明宗遣归其家。与父母行至河边,遇到大雨,宿于馆舍数日。其间偶遇一状貌奇伟却衣衫褴褛的大汉,立时决定嫁给他。父母说,好歹你也在皇帝身边待过,怎么也得嫁个节度使,岂能嫁个穷汉?柴氏说,此人是个绩优股,将来肯定能成大器,我把遣散费分你们一半,剩下的让我和这个穷汉当创业基金。怎么样?爹妈见女儿心意已定,只好同意。这个穷汉便是日后成为后周开国皇帝的郭威。

柴氏一生相夫教子,在郭威的事业拓展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。她还把自己的侄子柴荣收为养子,日后继承了郭威的霸业。

郭威的第二任妻子杨氏原为割据一方的赵王王镒的老婆。后来,王镒被养子张文礼杀害,杨氏流落民间,嫁给一个叫石光辅的人。几年后石光辅去世,杨氏再次成为寡妇。此时,柴氏重病身亡,丧妻不久的

郭威听说杨氏貌美,便登门求亲,将其娶了回来。史书中对杨氏记载不多,但二人显然感情也很深,因为在杨氏去世后,郭威娶的两个续弦都是杨氏的镇州(治所在今河北正定)同乡,所谓爱屋及乌也。

郭威的第三个老婆姓张,出身名门。其祖父张记曾任成德军节度使判官、检校兵部尚书。父亲张同芝曾任洛呈官、检校工部尚书。后家道中落,一个武姓将官将张氏带回家,做他儿子的童养媳。小武先生是个短命鬼,成了寡妇的张氏不久便改嫁郭威。

郭威的第四个老婆董氏最初是以妾的身份嫁过来的。董氏七岁时与家人失散,被一位潞州牙将收为养女,备受宠爱。六年后,这位好心的牙将又把董氏送回其亲人身边。董氏由她大哥董瑀作主,嫁给后晋官员刘进超为妻。不久辽国灭了后晋,刘进超被杀,董氏寡居洛阳。董氏是杨氏的闺中好友。从此经过的郭威听说亡妻的好友新寡,生活无依,便提出纳其为妾,其实就是给董氏一条活路。董氏当然求之不得。

这四个寡妇出身的皇后妃子,都是郭威的贤内助。郭威或许由此得出结论:寡妇懂得珍惜生活。便做主给养子柴荣介绍了一个寡妇——后汉名将李守贞的儿媳符氏,亦即大符后。这位符氏死后,她的妹妹也嫁给了柴荣,柴荣死后又改嫁赵光义,是为小符后。

看上去挺乱,其实一点都不乱。王国华诗曰:兵荒马乱寡妇多,娶她一个又如何;狂沙虚掩英雄骨,谁管妻女怎么活?

★鱼禾专栏 饮食男女

当他变成了TA

不时见到以“他(她)”指代不确定的人,以“他们(她们)”指代男女混合的群体。这固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,只是,我对于文字的使用略有洁癖,如此这般的用法,每看一次,便有刺刺挠挠的不舒服。

而今,大约是受了电子红娘的影响,这种不确定以及男女混合的指代,又成了“TA”。寻找你的那个TA吧,红娘们说。众里寻TA千百度,情人说。如何让TA俯首帖耳?诡计制造者说。

现代汉语规范里,他,原本不仅仅是指代男人,也可以用于指代不确定的人;他们,也不仅仅指代复数的男人,也可以指代不确定的人群,以及男女混合的人群。

指代词的使用原本是语言的约定俗成或语法规定,与性别尊卑完全无涉的。古文中本来无“她”。无论男女,只要是人,一律是“他”。确定的男性指代用单人旁的“他”,是在“她”出现以后。这真是有趣。“她”这个字里面出现“女”字部首,用以有别于“人”字部首。

真像从男人的肋骨中抽出一条,做成了女人。这是尊重女性还是贬低女性,实在是含糊其辞的事。

这样的变化给予语言使用中的想当然,也就是不过脑子。但这也恰恰隐喻了一种令人惊心的变化——

当“他”变成了“TA”,那个人,那个男人或者女人,他们成了一种指代外物的发音,既不标示性别,也不标示亲属。那个不偏不倚不温不火的“TA”,人味寡淡了许多,甚至竟是不携带一点人味,就像一座以数字标示了位置、大小和结构的房子,或者以品牌型号标示了品质的汽车,或者明码标价的大白菜。

当他变成了TA,我们周围的他们也就不再是兄弟姐妹不再是朋友不再是冤家,大家对于彼此,是合同里的甲方乙方,是法庭上的原告和被告,是房东与房客,老板与雇工,北极熊与企鹅,兔子与老鹰。

嗯,那个TA,就在那里中立地,无动于衷地,标本似的,相看你,并被你相看。

★刘宜庆专栏 民国谭馥

给不给蒋介石面子

蒋介石自从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之后,当校长就上了瘾。他长期兼任多个军校校长,多达二十多个,此外还兼任中央大学校长、中央政校校长、中央青年干部学校校长、中央警官学校校长。

1943年,顾孟余两次拒绝蒋介石的挽留,辞去中央大学校长,蒋介石主动提出兼任中央大学校长。教育部长陈立夫感到很意外,劝说无效后坚决拥护蒋介石兼任校长。

蒋介石校长第一次到中央大学,教授们都站着,敬礼,他请教授一个个报自己的名字,大家以为是点名训话。有一天,蒋介石和大学生一起吃饭,战时生活艰苦,饭菜差,他吃了一碗,再来一碗,继续吃下去。1944年春节,蒋介石邀请中文系三位知名教授吃年夜饭。仁教授很纠结:给不给蒋公这个面子呢?

这真是一个问题。让事实

回答。

1933年,《益世报》社论主撰罗隆基受国民政府交通部长曾养甫之邀,到南京见到曾养甫和何浩若、时照沅。曾对罗说,如果填写志愿书加入国民党,次日可见到蒋介石。曾暗示,如此可以调到南京,委以重任。罗婉言谢绝加入国民党之邀,没有同蒋介石见面,就回到天津。我不想当官,更不要党票,你奈我何?

抗战爆发后,北大教授周炳琳面临多个选择。蒋介石给他出了一道选择题。蒋连续来电邀他在国民党宣传部长和社会部长中选择一个职务,周一一个也不选,回电谢绝。蒋又给周炳琳出了一道必答题,邀他到侍从室当顾问。这是国民党内大小官僚,削尖脑袋钻营不来的一个职位,从此可成为蒋委员长的身边人,然而,周炳琳以无意政治,愿办教育,准备回

西南联大,又加以辞谢。事不过三,后来蒋介石直接任命周炳琳为中央政治学校的教务长。周炳琳不好意思再拒绝,干了不到一年,回昆明,到西南联大担任教授去了。

这些人都不给蒋介石面子,也并非为自己挣面子。他们秉承着不党不官、人格独立的原则,并不因为蒋公是国家元首,就肯放弃自己的内心法则。

在乱世民国,有的人成了面子,有的人成了里子。即使身跨政学两界的名士,也可以做到卓然独立,进退有据,可谓民国的风度。

顺便提一句,当年考虑给不给蒋介石面子,去赴他的宴请的教授,他们在“文革”的牛棚里回忆起这些如烟往事。这个情节出现在轰动南京大学的话剧《蒋公的面子》中,至于当作野史、信史还是戏剧,自己选吧。

★八月天专栏 乡村记忆

豫北乡下的小手巾儿

豫北乡下,把手绢叫小手巾儿。在1990年代之前,小手巾儿在豫北的乡村,不仅是大姑娘小媳妇的珍爱之物,有着擦汗揩手的实用功能,也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定情之物。

那时候相亲,是很隆重的事情。一般的,经过媒人斡旋,与男女双方代表确定下相亲时间、地点,双方人员到场后,媒人便把男女主角安排在一个单独的房间做短暂会晤,其余人等便在另一个屋里等候会晤的结果。

男女主角会晤一般在半个小时之内,也有双方投缘,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忘了时间的,媒人迫不得已地去敲窗户,两人这才收住话头,带着歉意与害羞草草结束会晤。

会晤结束的男女主角,立即向各自的家庭代表汇报结果。

男方陪同的代表除父母外还有叔婶、哥嫂。男主角一出来,母亲或嫂子会迫不及待地问,见面礼给了吗?回答倘若是否定的,那注定是没戏了,若是肯定的,下一个问题便脱口而出:她接见面礼了没?如果是接了,这亲事就基本成了。通常,还会有一个问题,女孩接了见面礼,给你小手巾儿了没?若无特殊情况,这基本是比谷碾米都准的事,男主角便自豪而稍带羞涩地拿出小手巾儿(多数是花的),憨笑着说:这不,给了。这便是很圆满的结局。如若接了见面礼没回赠小手巾儿,亲事固然成了,却总会让大家感觉留有遗憾。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问,怎么会不给呢,五十(或一百)块钱还换不来一个小手巾儿啊?

女方陪同的代表多数都是女

性,母亲、婶婶、嫂子,也有姐姐的。女主角一出来,大家的问题也是围绕见面礼与小手巾儿,给你见面礼了吗,见面礼接住了吗,给人家小手巾儿了吗。这些问题的答案,就是这桩亲事的结果。

在男女主角相互赠送见面礼与小手巾儿的过程中,顺序是不确定的。可以是男主角先拿出见面礼,这说明他对女孩很满意,愿结秦晋之好;也可以是女主角先把小手巾儿拿出来,她把女孩的矜持全扔到脑后了,表明自己非常愿意与男孩共度一生。当然,结果也不全是皆大欢喜,有男主角拒绝女孩小手巾儿的,也有女主角拒绝男孩见面礼的。

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,在女孩的衣兜、包内,如今都很少见手绢了,被纸巾、湿巾取而代之,更没有人把它作为定情物了。

★罗西专栏 心情若锦

飞机迫降前那些宁静的泪水

我对那些沉静的花朵充满敬意,因为花本是喧闹的,但是莲花,踩水而安详。

我对那些从容的松柏充满敬畏,坚毅的往往容易凶狠嚣张,但是松柏淡定而温厚。

一架载有220名乘客、11名机组人员,自美国新泽西纽瓦克飞抵华沙的,波兰LOT航空公司的波音767飞机,在起落架无法打开的情况下,经过一小时盘旋后,终于用机肚子实现了软着陆,无人人员伤亡。据机上人员说,迫降前机上一片宁静,除了眼泪,宁静的眼泪!后来,波兰总统奖励了机组人员。

其实,那些宁静祈祷、流泪的乘客,一样值得尊敬,很多时候,慌乱是无能与缺乏修养的表现。郑念,壳牌石油公司上海办事处总经理夫人,1966年被关入看守所,6年多里饱受刑罚虐待,

有人劝她大哭示弱,引发看守的善心,她说:“我实在不知如何发出那种嚎哭的声音,这实在太不文明了……”

《爸爸黑泽明》里的一个镜头:一次父亲手里拎着一盒面点从酒店回来,外婆说“我们正要吃寿司哪”,也给父亲拿出一个小碟,倒上酱油;父亲顺手尝了一口外婆煮的菜,刚说了一句“有一点……”就见外婆立刻把一大锅菜全倒进垃圾箱了。

很多时候,错误都是源于情绪失控。其实好心境,好心情,是生命力最美好的风景,而且可以辉映智慧的生成,而不至于成为坏脾气的奴隶。

成吉思汗少时打猎,养鹰随行,缺水,见山边有水滴下,用水袋盛水,半天方满。袋将满时,鹰俯冲而下撞翻。再盛,鹰再撞翻。这样撞了三次,成吉思汗大

怒,一箭射死鹰。忽然后悔,他爬山四处寻找,惊见鹰尸落在水源内,还有死毒蛇,毒液已渗水里,他这才恍然大悟。成吉思汗从此发誓,再也不冲动,不乱发脾气,终成大器。

父亲丢了块表,他咆哮着,翻腾着,热锅蚂蚁似的四处寻找,可半天也找不到。等他出去了,儿子悄悄进屋,不一会儿找到了表。父亲问:“怎么找到的?”儿子说:“我就安静地坐着,一会就能听到‘滴答滴答’的声音,表就找到了。”

焦躁是一种自造噪音,很多时候,寻找需要平静下来,才能听到内心的声音与方向。

一颗真正强大、幸福、高贵的心灵,一定是宁静的。那是一种智慧的、神性的光辉。世上只有一件东西,能始终经受住生活的冲击:一颗宁静的心。